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拉威尔

余中先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拉威尔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威尔/(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11)

ISBN 978-7-5404-8377-7

I.①拉… II.①让…②余…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455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7-216

拉威尔

LAWEIER

著者:让·艾什诺兹

译者:余中先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约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3.5

字 数:56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77-7

定 价:16.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拉威尔

余中先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RAVEL

拉威尔身高像一个骑师，因此很像福克纳。他的体重是那么轻，在1914年，他渴望入伍时，试图说服军方领导，以他这样的体重去当空军是再理想不过了。入伍要求被拒绝了，此外还免除了他的所有义务，但他一再坚持，于是并非开玩笑地，他被派去了驾驶重型卡车。就这样，人们有一天得以看到一辆巨大的军车开下香榭丽舍大道，车内有一个穿着过于肥大的蓝色军大衣的小小人影，胡乱地趴在一个过于庞大的方向盘上。

——J.E.

这本小说追溯了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午夜文丛

Collection Minuit

策划：陈侗 鲁毅

ISBN 978-7-5404-8377-7



9 787540 483777 >

定价：16.00元

CAN
TON
BON

拉威尔

让·艾什诺兹

拉威尔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 ECHENOZ

RAVEL

© 2006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06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本书获得法国对外文教局版税资助计划的支持。

有时，他实在不情愿离开浴缸。首先，放弃温暖而带皂香的，碎头发缠绕着泡泡其中夹杂皮肤屑的洗澡水，去适应一个不太暖和的屋子里的干凉空气，真的是一种遗憾。其次，尽管他的个头并不矮，那有怪兽形状的脚支撑的浴缸的边沿也不算很高，但若要以一个迟疑不决的脚指头，去够卫生间滑溜溜的瓷砖地，却是一件需要跨腿翻越的难事。还是小心为妙，省得跨腿时碰着了裆，或者落地时脚一滑，摔一个大跟斗。解决这一疑难的办法，当然就是造一个大小适中的浴缸，但这意味着一笔费用，兴许比安置一台中央供暖设备的预算价格还要高得多，而目前的预算又总是很紧巴。那么，最好还是躲在洗澡水中，即便不能永恒，至少也待上几个钟头，断断续续地用右脚来控制水龙头，添加一点热水，以此来保持水温，

维持一种羊水般的美好环境。

但是，这无法持续太久，因为时间总是很紧迫，一个小时之内爱莱娜·儒尔当-莫朗日就将来到。于是，拉威尔爬出了浴缸，之后，擦干身子，穿上一件罕见的珍珠色睡袍，拿上他那把被咬得坑坑洼洼的牙刷去刷牙，刮脸，把胡子刮得一根不留，梳头，头路理得一丝不苟，拔去一根在夜里长成天线一样的倔强的眉毛。然后，他从摆满了头发刷、象牙梳、香水瓶的小梳妆台上，抓起一个外表蜥蜴皮颗粒内中填充了绸缎的玩意，首选了一套绵羊造型的豪华指甲修剪刀，趁着指甲被热水泡软的当儿，毫无痛苦地把它们剪成理想的长度。透过洗澡间那装饰得很富艺术感的窗户，他朝一丛丛光秃秃的树枝下那黑白分明的花园瞥了一眼，草坪上的草都枯了，喷泉也冻住了。这是1927年年底的一天，天色尚早。如同每一夜那样，这一夜拉威尔没有睡好睡够，也跟每天早上一样，他这天早上起来感觉很糟糕，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穿衣，这格外加重了他心中的烦躁。

他爬上自己小而复杂的家的楼梯：靠右那一侧，有三个楼层，但从外边看只能看见一个楼层。第三层刚好跟街道齐平，他从这一层走廊的一扇窗户中打量着街道，看看行人都穿了

多厚的衣服，好让自己心中对今天该怎么穿衣有一个数。但是，对蒙佛-拉莫里这个地方来说，时间还太早，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辆小小的标致 201 型车，已经停在他家门前，车身灰灰的，看不出原本的黄颜色了，车里坐着爱莱娜。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别的可看了，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天，含着一颗苍白的太阳。

人们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哪儿都没有，寂静笼罩着厨房，即将出门的拉威尔早已向雷弗罗夫人告过别了。跟往常一样，他又晚了，一边嘴里骂骂咧咧，一边点燃了一支香烟，一边还匆匆地穿衣服，手边正好有什么衣服就胡乱抓来穿上。然后就是准备行李，这让他颇为恼火，尽管只有一只小小的箱子要装满：两天前，他的行李辎重就已经运到了巴黎。一旦准备就绪，拉威尔便扫视了一遍房子，确信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花园的那道门也上了锁，厨房的煤气关了闸，大门口的总电表也断了电。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住所，很快就绕了一圈，但是，小心提防总不为过。拉威尔最后瞧了一眼，确认在出门之前是不是关上了暖气，当他推开大门，一股寒风一拥而入，撩乱了他那向后梳齐仍湿漉漉的银发时，他便忍不住又嘟嘟囔囔了一阵。

八级窄窄的阶梯底下，便是缓坡不小的路面，底下停着那辆 201，紧紧地刹着车，方向盘前坐着爱莱娜，身子微微抖动，带有金纽扣的露指手套末端裸露的手指头在方向盘上弹奏。爱莱娜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可能有些像奥拉娜·德玛齐斯^①，至少对那些能回想起奥拉娜·德玛齐斯的人来说是如此，但是，那几年里，真有不少女人会有那么一点像奥拉娜·德玛齐斯的地方。在那件翻起了领子的鼬皮大衣底下，她穿了一条连胸衣的长裙，胸衣的腰身收得很低，带有一种上衣的效果，裙子部分装饰有一条带子，带子上扣了一个牛角环，整条裙子是绉纱的，桃红的色调，点缀了植物的图案。很漂亮。她耐心端坐着。她已经耐心端坐了好一阵子。

年底两个节日之间这个寒冷的早晨，爱莱娜等待着拉威尔，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他终于露面了，手里拎了一个小箱子，至于他身上，则穿着一件板岩色上装，套上一件巧克力色的薄大衣。同样也不错。尽管是老派的时髦打扮，而且相对于季节或许稍稍单薄了些。小臂上挂了手杖，手套在手腕处翻起，那模样活

^① 奥拉娜·德玛齐斯（Orane Demazis，1894—1991），法国女演员。

像一个优雅的赌客，甚至还像是狄安娜大奖赛^①看台上或是昂吉安马场体重过磅处的一位赛马主人，但是，说他像一个饲养者也未尝不可，并不怎么关心自己一岁马的状态，倒是更注重去掉自己身上古典的灰礼服或者亚麻布的晚礼服上的商标。他敏捷地上了标致车，一屁股坐下，叹了一口气，揪了一下膝盖上的裤线，轻轻地拉了拉，以免这条裤子皱成一团。好了，他说着，同时解开了大衣的第一颗纽扣，我想我们可以走了。爱莱娜转身朝向他，从头到脚很快地打量了他一番：他的线袜子和衣兜上露出来的丝手绢，如同往常那样，跟他的领带幸运地十分相称。

你或许本应该让我进屋子等你，而不是待在汽车里，她一边发动汽车，一边抱怨道，你没看到今天有多冷啊。拉威尔回以一个干巴巴的微笑，强调说，出门之前，他必须把家里整理得井然有序，这还真是个事，他得四处都跑到。首先，他已经跟往常一样，整整一夜没合眼，另外，他得一大早就起床，而他憎恨这个，她知道他是何等憎恨这个。此外，她还清楚地知道，他的住所是那么局促，碍得他甚至

① 法国一项著名的赛马竞速赛，开办于1843年，每年一届，许多女观众打扮得花枝招展，来赛马场出风头。

都转不开身。这不是理由，爱莱娜指出，你让我都快冻死了。我们走吧，爱莱娜。他说着，点燃了一支高卢女人牌香烟。我们来瞧一瞧。那趟车，它到底几点钟开？

十一点十二分，爱莱娜回答说，同时发动了汽车，随后，他们穿越了蒙佛-拉莫里，眼下这一刻，它就跟一块大浮冰一样荒凉，一样冰冷，落在一片铁色的光芒中。走出蒙佛之前，他们在教堂附近经过了一幢宽阔的资产者房子，楼层上有一个窗口是一个黄颜色的长方形，拉威尔提醒说，他的朋友佐盖伯看样子已经醒了，然后，他们来到了凡尔赛，在那里，他们取道巴黎大道前行。当爱莱娜在一个十字路口迟疑不决，一时间里任随这辆汽车自由闯荡时，拉威尔稍稍抗议了一下。可是，你开车真是糟糕啊，他嚷嚷起来，我的兄弟爱德华可要强多了。依我看来，你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在塞弗尔城入口处附近，爱莱娜又一次急刹车，因为她注意到人行道上有一个男人，他头戴毡帽，胳膊底下像是夹着一幅很大的画，用报纸包着，还捆了细绳。见那男子似乎在等待，她就停下汽车，让他先过马路，但那主要是为了观察一下拉威尔，只见他的脸比任何时候都更严峻、苍白和刻板——当他有一阵子闭上眼睛时，他还真的很像他的死亡面具。你感

觉不舒服吗？

他说还行，说那都会过去的，但他依然感到很疲劳。他的医生先是让他做了一系列检查，为他制订了彻底休息一年整的治疗方案，但拉威尔拒绝了这一方案，而选择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出行，医生没办法，便让他服用一些兴奋药，为这次出行做准备。这让他经受了大量的垂体激素、肾上腺素、血清细胞和可卡基酸酯的注射，真的是一针接一针地打，没有人会喜欢那样。当然，不管怎样，并不总是真的如此。当爱莱娜建议他改变治疗方案时，他回答说，这同样也是一位同事的意见，那人刚刚写信给他，鼓励他接受顺势疗法：某些人只相信这玩意，顺势疗法。总之，那好吧，等回来之后再看看吧。然后他闭嘴无言，瞧了一会儿塞弗尔城向后掠去，但是说实话塞弗尔城也真没什么可看的，这天早晨，只有大门紧闭的灰色住宅楼，纽扣紧扣的暗色衣服，帽檐紧压的深色帽子，车门紧锁的黑色汽车。现在，他根本就不再确信自己真的渴望过出发。总是同一回事，不是吗，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建议，而在最后一刻他又绝望了。还有香烟，爱莱娜是不是确信，她已经安排好了，在这整整一段时间里为他提供他所需的香烟？爱莱娜回答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票子呢？她是不是带了票

子？一切都在这里，爱莱娜说着指了指她的手包。

他们从圣克卢城门进入巴黎，他们看到了塞纳河，沿着滨河道走，一直驶向协和广场，从那里，他们朝北一拐，深入城区，向圣拉撒路火车站方向奔去。显然，这里要比西郊那一带更热闹，但实际上也强不到哪里去。他们看见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墙上贴着的海报，露着头发的女人，不少的汽车，其中有一些豪华的型号，如潘哈尔-勒瓦索或者罗森加尔。来到苗圃街的街角，进入罗马街的那一瞬间，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辆长长的萨尔姆森-VAL3 型车，双色的，流线型，活像拉皮条人的一只薄底浅口皮鞋。

快到十点钟时，爱莱娜把她那朴素的标致车停在终点站旅馆的门前，然后他们转移到位于勒阿弗尔院的标准酒吧，拉威尔是常客，在这里面，玛尔塞拉·钱拉尔和玛德莱娜·格雷正面对一杯热腾腾的饮料，耐心地等待着，她们都是很时髦的歌女，那时被人称作智性女歌手。拉威尔不慌不忙地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又是第二杯，这一回喝得更慢，与此同时，三个年轻女子越来越频繁地看柜台上方的挂钟，彼此交流一下疑问的目光。她们焦虑起来，她们终于加快了行动，终于决定坚决护送拉威尔去